

一、童話世界

柯錦鋒

從南投縣的水里鄉出來，爸爸開車載著我們北上。我們經過了集集到名間的綠色隧道。道路兩旁，是一棵棵綠意盎然的樟樹，富有詩情畫意，看得我心曠神怡。

青色的山巒綿延起伏，綠色的溪流蜿蜒如帶，道路兩旁，不時出現檳榔樹圍繞的農舍，我看了有說不出的高興。我想，如果我能生長在這個美麗的地方，那不知有多好哇！

「爸爸，這裡的風景好像是童話世界哦！」美娟叫了起來。

「真的，我也有同感。」我附和。

「好，就讓你們看得過癮。」爸爸把車子停下來。

我們停的地方，前面就有一間農舍。這家農舍建在稻田中央，而圍繞農舍四周的不是磚砌的矮牆，而是一棵棵井然有致的檳榔和香蕉樹。這家農舍有廣大的庭院，庭院前擺放了一輛報廢的牛車。雞的叫聲，鵝的追逐聲，把這家農舍的寧靜氣氛托顯出來。

「這是三合院。」爸爸說：「現在我們來玩一種想像遊戲啦！」

「想像遊戲？爸爸，怎麼玩？」我不知道爸爸在賣什麼膏藥。

「就是閉起眼睛，憑你們的想像力說出感覺。」爸爸說：「好啦！現在就開始。如果你們生長在這裡，你們會怎麼樣？」

爸爸的話說到我的心坎上啦！嗯，如果我生長在這裡會很快樂。白天，我會沿著鄉間小路去上學或是去散步。我會看雲彩的訊息，也會聽溪水的歌聲。夜晚，我會在庭院裡仰視天空的星星，編織著仙女和王子的故事。

對了，這裡的農舍四周栽植了一株株挺拔的檳榔樹和一棵棵的香蕉樹。挺拔筆直的檳榔，很像雄糾糾的衛兵，有這麼多的衛兵保護著我，我會覺得很安全。至於香蕉樹的葉子又寬又大，起風的時候，我喜歡聽它們沙沙的聲音；下雨時，我更願意聽雨點敲打它們的節奏樂。

在這裡，我是一位騎著白馬的王子，我願等待美麗善良的公主

爸爸聽了我的解說後，不住地點頭，「任何人聽了你的敘述以後，都會喜歡這裡的。」

「對啊，我想童話世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」媽媽說。

二、鳳凰木下的回憶

姜聰味

像一把火燒紅了半邊天，小學司令台旁邊的五棵鳳凰木，每一年夏天都忘穿上紅色的大禮服，目送著畢業生踏出校門。

回頭望望，綠油油的校園中夾著那片「紅樹林」。若說整個校園是張大臉，那麼鳳凰花叢便是哭紅的眼，應該是捨不得吧！呵護了六年的孩子即將遠行，祝福之外，還有一份濃濃的不捨，這是任誰都可以理解的。想想以往下課時在大樹下的種種回憶，我也捨不得呀！

鳳凰木是一種落葉型高大喬木，樹幹平實，葉子是長橢圓形的羽狀複葉。校園中的五棵鳳凰木，據說已經有三、四十年的歷史，每年初夏，高大壯碩的枝幹便撐起一把大綠傘，供小朋友在她身旁遊戲跑跳。印象中，班上男生最愛在大樹下玩躲避球，球丟不準，常常把樹幹丟得砰砰響；女生則偏愛跳格子，在泥地上畫個屋子形狀或是方格狀，一隻腳縮起，一隻腳著地的跳去撿拾事先丟出去的石子或瓦片，這兩種遊戲是我們百玩不厭的。偶爾我們也換換口味，踢踢毽子、跳跳繩、捉捉迷藏、玩紅綠燈。每節下課，樹下傳來的笑聲、吆喝聲不絕於耳，和著樹上的蟬鳴、鳥唱，譜出的是夏季裡最難忘的童年樂章。

花開時節，我們又多了一種玩法，就是把鳳凰花瓣壓平，再撕掉花萼的內膜，運用它的黏性將兩片花瓣黏住，插上兩根雄蕊做鬚，一隻蝴蝶就成形了。由於校園裡的鳳凰木已經老了，有一點兒彎腰駝背了，所以我們只要一伸手就構得到樹叢邊緣的花；又由於花開得實在太濃密了，所以我們摘採幾朵，老師也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的不管，所以一季鳳凰花開，足以使小女生的課本、筆記中多出許多紅蝴蝶來。壓乾的蝴蝶送人或留著都好看，畢業前夕我就送出了好多隻給任課的老師及要好的同學，當然同學也有回贈的，如今再翻看畢業紀念冊，鳳凰花蝶彷彿仍對我訴說著往事及友誼呢！

夏末秋初，西風吹起，羽毛一般的葉細雨一樣的灑落，這時是我們最頭痛的時候，因為六年級的外掃區正是鳳凰木下的那片空地。早上我們才拿著竹掃把揮掃一遍，第一節下課，地上又是黃澄一片。放學回家前，花下一番功夫掃淨，隔天一早泥地上又鋪滿落葉。

五、慢食

孫心瑜

愛畫畫的人通常很好吃，我也不例外。平常畫畫之餘，除了會到處找美食外，各式料理都勇於嘗鮮，也喜歡自己下廚做菜。而且因為覺得品嘗佳餚得趁熱趁新鮮，所以吃東西的速度很快，看到我吃相的人往往會覺得什麼都很好吃。但童年的我可完全不是這樣。

我的童年在新店度過，地點差不多是在現在的台北捷運大坪林站附近。在當時，剛過景美橋的右邊還是一片稻田跟竹林，田裡種著水稻，處處可見水牛驚驚，橋上偶爾還有人騎馬經過，十分悠閒。而現在儘管玻璃帷幕高樓四起，但舊家整排三層的公寓，依然屹立不搖在一旁的角落裡，感覺時間似乎是靜止的。

而跟當時的社會節奏一樣，小時候的我吃東西速度非常慢，毫無理由的，常常一口飯在嘴裡含很久，每次，全家都吃完了，就剩我一人在餐桌上慢慢磨，媽媽總是等著我洗最後一個碗。而且我吃東西非常挑嘴，菜裡只要有一點點大蒜或是辣味，就絕對不吃，所以媽媽炒一道菜經常必須分兩次；還有起司牛奶等乳製品，我也覺得很噁心，但媽媽嚴格規定每日必吃，我只好捏著鼻子吞下去。沒想到，現在的我卻是無辣不歡，也是起司料理的愛好者。

不過，有一樣不變的是：我從小就喜愛吃肉。那時經濟條件沒有現在寬裕，一餐飯能有一道肉絲炒的菜就很不得了。我總會把肉絲仔細挑出來，留到最後，慢慢品嚐。媽媽也許觀察到我的偏好，在物質不豐的狀況下想方設法，總是有辦法變出我所愛吃的肉食。

媽媽是家政老師，擅長烹調，而且有著廣東人什麼皆可入菜的能耐。她常提起小時候在廣東鄉下沒東西吃，跟舅舅們找地板下方的白蟻或是林間的蜂蛹，串在一起油炸或烤來吃，十分美味。我們雖然不至於得像這樣補充蛋白質，然而餐桌上仍不時有各式各樣的免費肉品：學校實驗室帶回來的解剖牛蛙煮湯，由於還未肢解，在鍋裡的姿勢就像還在池塘裡游泳一般；肉攤老闆送的整顆豬頭骨清燉，我們邊啃豬牙齦肉就邊看著豬眼睛瞪過來；甚至後面軍營士官長自家私宰了狗，紅燒後便熱情的端來與大家分享。